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3月15日 星期日 第824期

新民晚报

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yjl@xmwb.com.cn

16

新民晚报一直是我和读者交流的平台。祝愿它越来越好。

何建明
2020.3.12

尽管在北方居住了40余年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好听的男中音里，还是时不时会蹦出几个难以湮没的南方口音。

因为年初的一个写作计划，意外“滞留”在上海，何建明决定再次用自己的笔为这座城市记录些什么。在严防输入，上海成为全国抗“疫”最前线的时候，何建明到了有“小联合国”之称的虹桥国际社区采访，发出赞叹，“看看这里的人们，生活依然如此有条不紊，如此和谐美好！”

在上海经历了60天抗“疫”，不作任何掩饰，何建明说，“我把自己当上海人。”

2

笔下的上海

改革开放40年，受邀写作报告文学《浦东史诗》，对何建明来说，最重要的收获可能是比书本身还要重要的是，由此他结识了诸多朋友，他们有的比他年长，有的则比他年轻，在他眼里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“上海”和“浦东”。他尤其提到，当年上海政府抽调各行各业精英组成的浦东开发开放的“八百壮士跨黄浦江”，其中有领导干部、技术员、普通市民组成的一个突击队，他们骑着车，甚至赤着脚在当年浦东阡陌纵横的农田里考察调研，后来他们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骨干力量，而且800人中没有一个被经济浪潮所淹没。

令何建明念念不忘的是“自由”的故事——那栋坐落在南浦大桥东岸边，代表了以原川沙县为主体的百万原住民对新浦东的贡献，不过十层高的建筑，仿佛一座矗立在这块大地上的丰碑。1990年4月18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“开发浦东，振兴上海，服务全国，面向世界”的重大战略决策，而后，在南浦大桥兴建时，“自由集团”董事长、原严桥镇党委书记山佳明接手了第一批两百多搬迁农民的安置，在杨高路、龙阳立交桥、龙阳路、东方路和浦建路……等道路次第拓展、修建、新建时，他自己一公里一公里去丈量那些划拨出去的土地：“严桥百姓的利益不能少、不能拖、不能差，不能只想眼前不看将来。”山佳明不仅庄严承诺，更多的是在做事上细致严谨。

当年满眼农田和农舍的浦东严桥，现在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展示其繁华与现代化。而在这时代变迁的历史巨浪潮头，山佳明带领的“自由”名下的几千名“股东”——他的那些老严桥父老乡亲，没有一个人被卷入谷底，也没有因为一个人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潮流而丢失了饭碗。

何建明 拥抱现实的写作者

徐佳和

1 血液里的上海

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何建明应邀撰写上海浦东。写作报告文学《浦东史诗》使他收获了一个特别的意外：像梳理头发一样梳理了何氏家族五代人与上海的渊源——1840年，何建明爷爷的祖父辈就时常在苏州和常熟城跑生意，兄弟二人，力大无比，在十里八乡有名，经营的船帮生意在两地很吃香。他们结识了一位贺姓财主，而后，何家祖辈和贺氏先生一起，联合组建了“和氏码头”，即今日“东方明珠”塔往东顺沿黄浦江向吴淞口方向500米左右的那一片临江之地……“陆家嘴如今寸土寸金，而当时的和氏码头约占了300亩地。”何建明在浦东考察采访时不止一次回想起家族的那段历史。

1842年之后，洋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和氏码头渐渐被侵占，被排挤。曾祖父靠力气在上海滩和浦东码头又洒了一辈子的汗水，混得一口饭，养活了家里的三个儿子。爷爷辈也是在码头靠力气吃饭，可是最后不是伤病致死，就是勉强维持一份口粮而已。1932年，一场瘟疫让何氏举家退出了上海滩码头，回到原籍苏州。

何建明说：“从小学到中学，再到参加工作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几十年时间里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人对我的教育与关照，他们中有我的老师，有读书关键几年的班主任，还有工作后直接的领导……”何建明就这样贴近着“上海”，站在祖先开垦过的地方，他难抑澎湃之情。



3 疫情中的上海

何建明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一个预定的写作计划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疫情，让他意外滞留上海，这座他热爱的城市。他亲眼看着城市被按下暂停键，面对黄浦江，落在他眼里的浦东的每一幢楼、跨在黄浦江上的每一座桥，好像都是他相熟的老友，谁把这楼这桥建起来的，他们又是如何克服了重重困难干成的，一幕幕在他心中呈现。“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 and 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水准，其实已经关联到我们的生命长短与生命质量问题了。”他用眼睛观察，用实感体验，

无论是黄浦江上的船、酒店楼下的小猫还是打扫卫生的服务员，都给他心灵的触动。

1月15日到沪，一周之后，他从入住的酒店出门去附近的商场兜兜转转，在那个阶段，上海给人的感觉上已经与平时不一样了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戴上了口罩，商场里的服务员在不停地叮嘱“戴口罩的站这边，没戴口罩的站那边，请大家拉开点距离。”柜台一边还摆放着消毒药水，虽然气氛不免紧张，但这些都上海普通人的担当，却给人以安全感。

待在宾馆里无甚可吃，何建明就用电炉

在房间做饭，南方人喜欢吃青毛豆，他晓得附近的超市里有毛豆卖，第一次一口气买了4包，两天就吃完了。正逢疫情发展到最巅峰的时刻，又不能人流聚集的地方多停留，“我算好时间，保证在10分钟到15分钟内完成任务，一旦买到就赶紧撤。”上午10点钟，商场一开门，手长脚长的他飞速冲进去，恰好遇上服务员把新鲜的毛豆摆上货架，何建明张开手臂，只管把一盒盒毛豆推进面前的购物车。谈及自己那一刻的表现，何建明不由得哈哈大笑。一切都如此真实，这是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必然的真情流露。“那几天，我觉得自己是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一分子，这片土地上的空气、风、飘过的雨丝，都是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”

4 表情里的上海

面临的情况复杂而漫长，但上海的的确确有耀眼的风采，“如果在如此大疫面前，我们再无动于衷的话，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和良心！那些把防控工作做得尽善尽美、让人民和城乡牺牲最小、获得最大安全的地方，为什么就不能赞美？如果这种赞美也被认为是‘廉价’的，那么到底什么是可贵呢？什么是崇高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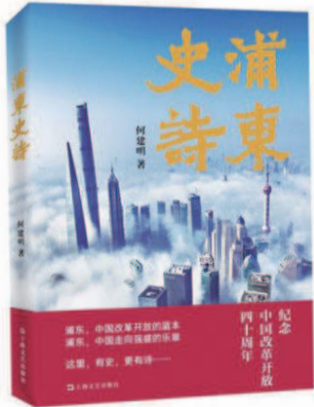
写作《上海表情》时，写到悲情之处，何建明的眼眶常常盈满了泪；

写到趣事，他也会开怀大笑；写到温暖之处，他会向这座城市致敬……上海表情，既是这座伟大城市和2400多万人民的“疫”中表情，也是这座伟大城市和2400多万人民战“疫”的表情，同样也是作家在其中感受到的一些悲喜之情。它是真实的，有时是悲怆的，更多的是痛苦与感动交织的复杂情感。何建明把它写了下来，当作对这座城市的一份礼赞与感恩。

>>>作者手记 拥抱现实“干一把”

“干一把”是60岁出头的何建明谈话里常常用到的三个字，干脆、有力、豪情万丈，这与他曾经的军旅岁月脱不开干系，一次次国家叙事一次次重大事件的写作，就像一场战役。

非典期间写作《北京保卫战》，何建明体重减轻了30斤，写《浦东史诗》又瘦了十来斤，这次疫情时期在上海，除了比较个人的《上海表情》之外，他正在创作一篇长篇报告文学，记录他眼中的上海抗疫第一时间。他无法停笔，寻常生活对他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“当过兵的人不一样，见不得苦难与不平。我属于冲锋的战士，碰到一些事必须表达出自己的情感。写作确实需要时间的沉淀，各人写作手法也不一，但是当现实生活的斑斓图卷展现在面前，为什么不去拥抱它呢？我更愿意拥抱现实，而不是等到老之已至、迈不开脚步之后再去回味曾经拥有的一切。”



2003年，在北京“非典”现场采访写作时，何建明提出“民族危难之际，作家不能缺席”。17年过去了，何建明也从壮年走到了年逾六旬，何况这次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55岁以上男性群体尤其危险，恁是谁心理上都不免有些负担。但是从一个写作者的经验来看，保护一座城市2400多万人民生命、出手支援武汉、严控复工后的疫情“回流”和境外来的输入型病毒传染新疫情，上海“抗疫”所